



杨金坤（山东）

母亲的格言

我的母亲是一个极普通的农村妇女，从小没上过一天学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：“大字不识一斗，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。”但她特别喜欢看唱戏、听说书，她把戏曲人物和说书先生的唱与念，经过消化和理解转化为自己的格言、顺口溜，用来教导她的子女。在母亲的教导下，我们兄妹三人成了村里公认的好孩子。长大以后，我们个个正直、厚道。

大哥12岁时，去东邻的婶婶家找小伙伴玩，正赶上鸡下蛋，哥哥见院子里没人，捡起鸡蛋揣进裤兜就跑回了家。刚进家婶婶就找来了，婶婶对母亲说，她刚听到老母鸡叫，就出来捡鸡蛋，没看到鸡蛋却看见大哥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。母亲听了婶婶的话，一把拽住做贼心虚的哥哥，抡圆巴掌打在屁股上，边打边说：“‘不吃酒，脸不红；不做贼，心不惊’，一看见你就偷了鸡蛋。说，把鸡蛋藏哪儿了？”见哥哥不吭声，母亲巴掌落得更疾，说得更快：“一个鸡蛋吃不饱，一身臭名背到老。小时偷针，大了偷金。不怕衣服有补丁，只怕心里有污点。”吓得10岁的我和妹妹一起抱住母亲哭。

哥哥经不住打，乖乖地从裤兜里掏出了已经破碎的鸡蛋。母亲向婶婶赔礼道歉，并赔偿了婶婶一个好鸡蛋。婶婶走后，母亲搂住我们仨，用她的格言“学好千日不足，学坏一日有余”“一针不补，十针难缝；有险不堵，成灾叫苦”告诫我们，一定要改掉身上的小毛病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。

上小学时，我特别贪玩，学习成绩一直不稳定，母亲经常对我念叨“三天不念口生，三年不做手生”“早起三日当一工”，强调刻苦用功的重要性。有一次，我数学考试不及格，老师家访后，母亲对我说：“人争气，火争焰。人怕没志，树怕没皮。”激励我好好学习。当我考试考好了，洋洋得意时，母亲会说：“一瓶子水不响，半瓶子水乱晃。”提醒我不要骄傲自满。在母亲不间断的教导督促下，我初中、高中的学习成绩一直很稳定，并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。

我和哥哥妹妹走上社会以后，母亲用“人讲礼义为先，树讲花果为原”“让礼一寸，得礼一尺”“你对人无情，人对你薄意”告诉我们讲礼仪和为人处世的方法，还用“老牛肉有嚼头，老人言有听头”“砍柴砍小头，问路问老头”“老马识路数，老人通世故”这样的话，规劝我们在单位和村里要尊重老同志、多听老人的意见。我们各自成家后，母亲又跟我们说“一天省下个葫芦头，一年省下只大黄牛”“一天省一把，十年买匹马”教育我们过日子要节俭。

如今，母亲已经过世二十六年了，可她留下的这些话，却依然是我心中颠扑不破的真理，并激励我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拨云散雾，一路前行。

走进喀拉峻

王振国（新疆）

我曾俯瞰拉那提草原的辽阔，聆听库尔德宁的泉水叮咚，沐浴赛里木湖的缕缕春风……然而却与你失之交臂，只能邂逅在梦中。

在这盛夏时节，我终于走进你的怀抱与你热情相拥。汽车从神秘莫测的八卦城出发，一路前行急驰向东。这里有山地、草原还有湖泊。黑色肥沃辽阔的莽原，掩映在中天山的万绿丛中。映入眼帘的是水草丰茂牛羊成群，马背上的牧人悠闲自得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古“汗草原”赛马场就在这一侧。远望西天山山峦如黛，近看五花甸翠绿花红，挺拔云杉矗立百花丛，四周是洁白雪山，田野牧歌扑面而来，景色十分迷人。晨曦、云霞、彩虹，让你感受风云之美；空气清新、野花香浓，还有那烟霞朦胧。库尔代河与喀拉峻湖水天一色，滋润着草原文化，让它延续繁荣。

趁着落日余晖返回风情园，夜宿在白色毡穹，分享人间美味，遥望最美的星空。这是何处仙境如梦如幻？它的名字叫喀拉峻。

醉人千里是稻香

钟远锦（湖南）

稻田中间，像个小雀斑，也像小缺点。而我家更是特别，因为我家的房子建在稻田中间的一块平地上，屋檐檐紧挨着稻田！每到农耕，父亲赶着那头庞大的水牛在田里翻耕时，水牛踢出来的泥水，都会溅到房子板上。

我最喜欢的是稻子渐熟时节。那时候，稻秆粗壮起来，而稻穗也变得饱满！尤其是当谷粒变尖，变硬时，原本绿油油的稻禾也渐次变黄，像抹上了一层金光，十分漂亮。

此时，稻香崭露头角，慢慢溢出来的稻香盖过泥土的气息，形成独特的谷粒气息，更让人着迷！还是学生的我，早晚就会拿着书，到稻田的边上找棵桐油树，或站或坐在树下，专心致志读起书来！如果哪天兴致更好些，还会爬到树上，找条最适合斜躺的树枝，靠起来，自由自在。而树上有只麻雀或者什么别的叫不出名字的鸟停留在树上，看着我读书，这也

是时常有的！更令人欢喜的是，偶尔还有只蝴蝶或蜻蜓跑到手中或书上甚至头顶休憩！

随着时间推移，我来到了城市里，稻谷和稻香，也慢慢被时间掩盖住。以至于上个月，孩子突然问我：“爸爸，我们老家都有什么特产呀？”我都愣了老半天。因为我住的山村就是普通的山村，那里有的，别的地方似乎也都有。不过我还得说一说，免得孩子认为我没在家乡呆过。

竹笋、蕨菜、茶油、桐油……我一一给孩子罗列了出来。当然，最着重说的，肯定是稻谷及由稻谷而来的美食。

孩子还是听得很认真，但他的一句话，让我一惊。他说：“爸爸，大米是怎么来的呀？是长在树上的吗？”

啊，原来我和我的孩子已经离家乡、离稻香这么远了！

所以，当我一看到那些水稻的金黄面孔时，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，走

上前去。我甚至忘了，是去瞻仰名人故居的！我知道，有些记忆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删除的！就如遗落在稻田里的那些稻粒，虽然一时间隐匿不见，但一遇见合适环境，就会蓬勃生长。

此时的我，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年前的乡村，回到了满是谷香的老宅里。

我脱离了人群，沿着伸向稻田深处的车道往前走。走了不到500米，就走进一个大广场！循着广场宣传板，渐次重温水稻成长的每个环节。突然，一幅画面抓住了我，那是我熟悉的新谷祭祀画面。它将我瞬间带回到了老屋里，回到了放着秋收后的第一顿新米饭的桌前。

对于新米，父辈们怀着极大的敬意。我父亲总会将新收的稻谷与陈年稻谷分开放。当收割完新稻谷，新谷子打出大米的当天晚上，他用米升取一升米，包上一个红包——如果家里条件允许，还会加上一些鱼肉豆腐

之类——放在中堂的神龛前。新米饭也是由家里最年长的长辈吃第一口。在我们家，吃新米饭的那天，小孩子再饿、再捣蛋，此时也得安安静静地坐在桌边看着长辈将第一口饭吃了，然后，长辈再招呼我们吃，此时我们才能开动。在那天，全村所有的孩子都是规矩矩矩、恭恭敬敬的，他们都会静静等待长辈的发令。我想，这应该算是乡村传承的一个标志性礼仪吧！

我爷爷每次在尝了第一口新米饭时，就说这样一句话：“今年的米好香，大家好好吃饭吧！”我觉得，这是乡村生活里最有力度的一句话！那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依然能够记得清清楚楚。现在想来，爷爷所说的香，绝对不是简简单单新米饭的香，一定是包含更多的内涵，让人勤劳踏实做事，好好享受一餐一饭。这样一想，稻香似乎溶在血液里，此生不能走出了。

雨后乡村赛图画 白云深处是我家

刘丽强（江西）



满树桑葚寄乡愁

敏子（四川）

“桑舍幽幽掩碧丛，清风小径露芳容。参差红紫熟方好，一缕清甜心底溶。”初熟的桑葚，点点酸，清甜甜；熟透的桑葚，软软甜，香香糯。轻轻一抿，满满的汁水就流淌满口腔，让人一想就起心驰神往。

儿时的记忆中，故乡的后山是一片桑树林，棵棵树干有碗口粗，俊秀苍劲。一到春天，粗壮的枝条就向四周伸展，枝上有枝，长满绿油油、水灵灵、一簇簇、一团团、密密匝匝的桑叶。清晨的桑叶缀满晶莹的露珠，清风微抚，那露珠就不断轻舞变幻着不同的炫目色彩，让你觉得桑树是全身缀满珍珠的美女，浑身闪亮又丰腴可人。印象中，我好像没见过桑树开花，难道它只记得长叶了？又或者它的花儿开得淡而细碎，不像玉兰、海棠那样轰轰烈烈，压根儿没有引起我的注意？暖暖的春光里，嫩绿的桑叶是蚕宝宝们最好的粮食，而桑树林则是我和青梅竹马的伙伴们玩耍的乐园。我们天天在树下斗鸡、跳绳……不经意间仰头一看，葱葱郁郁的枝叶间竟冒出了一串串青绿的小桑果。刚长出来的小桑葚，绿头绿脑，羞涩地躲在密叶间，像藏在闺中的少女。然后，又惊喜的我们就天天

跑到桑树下翘首以待，看着小桑果由绿变白、由小变大，看着夏的阳光跳跃泼辣在枝叶间，给翠绿的桑葚涂上鲜红的胭脂。

“黄栗留鸣桑葚美，紫樱桃熟麦风凉。”待麦子快熟时，桑葚也就熟透了，或红或紫，宛若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玛瑙，红中透着润，润中透着温，温中透着莹，诱惑着我们的味蕾，又让人爱不释手，心疼得宁愿放手去摘。

这时候的桑树林可热闹了，麻雀们，叽叽喳喳，上蹿下跳，一啄一颗；斑鸠也不甘示弱，扑腾腾地飞过来一边啄食，一边唱着“咕咕”的情歌；这边清脆悦耳的画眉悠长声音刚落，那边吵闹的野鸡声音又起，更有不知名的鸟儿在桑树园里不知疲倦地鸣唱，音韵婉转悠长。放学归来的伙伴们更是迫不及待地放下书包，飞跑到桑树下，男孩子个个像猴子一样“噌噌噌”几下就爬到了树上，摘下一大串红得发紫的桑果儿就往嘴里塞，熟透了桑葚，像抹了蜜一样，一人口，满嘴都是甜甜浓浓的汁水；女孩子则则在树下拉过垂弯的枝条，边采边吃，那个甜呀，直到心坎里尖上。大块朵颐之后，个个的手指和嘴唇都染成了紫红色，有的衣服上也被

染得紫一块红一块，大家你瞧瞧我，我看看你，不由得哈哈大笑。风一吹，熟透的桑葚便噼里啪啦纷纷落地，恰是“殷红莫问是何染，桑果铺成满地诗。”

掉地上的桑葚，我们是不大会捡来吃的，但村里的阿公阿婆是不会嫌弃的，会拄着拐杖颤巍巍地将那些颗粒饱满的桑葚拾起来，说是捣烂用来做桑葚酱。而每当此时，懂事的伙伴们便会重新爬上树采摘那最大最熟的桑葚送给阿公阿婆，直到装满篮子。这便总让我想起爷爷讲的那个“拾葚异器”的故事：蔡顺，汉代汝南人，少年丧父，事母甚孝。当时正值王莽之乱，又遇饥荒，柴米昂贵，母子只得拾桑葚充饥。一天，巧遇赤眉军，赤眉军厉声问他：“为什么把红色的桑葚和黑色的桑葚分开装在两个篓子里？”蔡顺回答说：“黑色的桑葚供老母食用，红色的桑葚留给自己吃。”赤眉军怜悯他的孝心，送给他二斗白米，一只牛蹄带回去供奉他的母亲，以示敬意。

后来长大了，我才知道这是古代二十四孝故事之一——没想到这酸酸甜甜的桑葚居然是孝道的载体和符号。

桑葚不仅有故事更有诗意。依

2020年7月8日

编辑：陈早先

幸福深处

刘云燕（河北）

到泉城，老舍故居是必去的地方。

1930年7月，老舍受齐鲁大学之邀来到济南，开始了他与济南四载有余的不解之缘。为了方便教学，老舍与妻子胡絮青在南新街租了一处小院落，并在这里住了3年。

在这里，新婚的老舍与妻子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幸福美好的时光。他陶醉于秀美的泉城山水中，倾情于博大的齐鲁文化中。于是，绝妙的文字如泉般汨汨而出，他用充满诗意的语调来写济南，每每离开，都想再回到济南。

他曾在《吊济南》中深情地写道：“我整整的在济南住过四载。在那里，我有了第一个小孩，即起名为济。在那里，我交下不少的朋友；无论什么时候我从那里过，总有人冒险地招呼我；无论我到何处去，那里总有人惦念着我。”

在济南的生活里，老舍每天六点左右起床，自六点至九点写作，九点以后歇一下，浇浇院中的草花，和小猫在地上滚一回，然后读欧·亨利；十二点吃午饭，饭后睡一大觉，下午备课弄讲义；六点吃晚饭，饭后到齐鲁大学的花园去走半点钟，回家后洗个澡，在院中坐一会儿，听着街上卖汽水、冰淇淋的吆喝，九点钟前后睡觉。

当年小院里种满了各种花草，有一棵紫丁香和一大缸荷花。一早一晚，老舍就从院子里的水井打水浇花，施肥捉虫。在那些看似平淡却无比幸福的日子，老舍拍下全家福，并写下：“爸笑妈随女扯书，一家三口乐安居。济南山水充名士，篮里猫球盆里鱼。”我就想，名声赫赫的人民艺术家竟然有过如此简单、平和、曼妙的幸福生活。

平凡如我，也有属于自己的小幸福。我的幸福是在乡下有一个小屋。每到乡下，换上舒服家居服，在院子里找出一个大木盆，拧开水笼头，水哗哗地流下来，坐在一个小板凳儿上，就可以舒服地洗衣服了。手触摸清凉的水，感觉顿时暑气全消。

在院子里洗衣服，是件幸福的事儿。可以任性而豪放，根本不用顾及水滴落在地板上。当衣服洗干净后，就直接搭在院子里的衣架上，水滴“滴滴答答”地流下来，仿佛是一首动听的音乐。地面“叭叭”着水滴，瞬间就不见了。不久，衣服竟然干了，当你收纳回来时，衣服上满满的都是阳光的味道，好闻极了。

菜园里种着瓜果。苦瓜的皮肤皱皱巴巴的，看上去像个小老头。我特别喜欢苦瓜花，那小小的黄色花朵，花瓣儿有五片，每一片都潇洒地打开着，中间的蕊是漂亮的橘红色，颇有些超凡脱俗。西红柿是丰收最大的。那些大大小小的，或青或红的西红柿三五成簇拥在一起，仿佛热闹闹地在说着知心话。有的被羞红了脸，仿佛天边的云朵。而黄瓜的花是小小的，并不怎么漂亮，宛若邻家姑娘般。

而婆婆则坐在菜园瓜架旁，用大锅灶给我们炖鱼吃，鱼在铁锅里咕嘟咕嘟，散发着香气。要吃蔬菜，只顺手摘下来，随手一洗，就可以下锅翻炒。

身居乡下，仿佛时光都缓慢下来。我们慢慢地喝茶、赏花。白日里看池塘花开，聆听鸟鸣嘤嘤；夜晚看萤火虫飞舞，蛙鸣声声，内心充满淡淡的喜悦。

原来，幸福就是琐碎的，平凡的，也是最珍贵的……